

旅途回味

——幼蒂从教六十周年纪念

张幼蒂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旅途回味 : 幼蒂从教六十周年纪念 / 张幼蒂著. —
徐州 :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646-2033-2

I. ①旅…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2405号

书 名 旅途回味——幼蒂从教六十周年纪念
著 者 张幼蒂
责任编辑 马晓彦 李士峰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市今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印张 9.5 字数 136 千字
版次印刷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0.0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这是一本纪实的纪念图册，含图片与文字。

一年以前，有些校友即在酝酿，当时远在四川攀枝花的庞德、张瑞新等同志打来电话，提出纪念活动建议。今年以来，姬长生、李新春等同志专门策划出版纪念册事宜，并由新春专门负责联系出版事宜。在编写过程中，苏靖、新春等同志提出过中肯的修改补充意见。

本书的出版是亲爱的弟子们送给我的珍贵礼物。希望通过此书让老少朋友们进一步了解我的人生足迹，了解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如何得到亲人、朋友、同事们的鼎力支持以及与他们密切合作，才使我虽经历坎坷终于顺利走过来，并得以了却自己的、也是这一代人的世纪情结。

张幼蒂

2013年9月

目 录

一 文字篇

我的成长之路·····	2
简历与业绩·····	40

二 照片篇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46
师生情 校友谊·····	62
从教50周年聚会·····	78
近年生活剪影·····	85

三 礼品篇

姐姐为弟弟塑像·····	100
挚友谱曲·····	104



我的成长之路

自序	3
1 父辈剪影	4
2 一个瘦弱的孩子	8
3 国难当头，国耻难忘	9
4 懦弱的初中生	10
5 阳光初浴	11
6 大学生“筷子”	12
7 实习——从新鲜到辛苦	15
8 做苏联专家的研究生	16
9 身心的锤炼	18
10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19
11 心系矿山	21
12 “洋插队”之行	23
13 老当益壮	27
14 相濡以沫	30
15 古稀之乐	34
16 毕生情结——我的中国心	37
尾声	39

自序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局动荡、生活多艰。深深留在头脑里的，只有两个词句，共八个字：百年国耻，“东亚病夫”。

1949年，五星红旗升起，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这个孩子也从此沐浴阳光，经历风雨，获得新生。

我和父亲是两个“相似形”。父亲一生梦想开发矿业、科学救国，而我为祖国复兴迈上矿业之路。只是两代人的经历和结局竟是那样的不同。

谨以此纪实故事献给同代和后代的人们，愿我们彼此的心灵息息相通。

张幼蒂
2013年4月

1 父辈剪影

我家祖籍山东菏泽，那里历史上曾有梁山英雄好汉出没，也是著名的牡丹之乡。

19世纪末，父亲出生在菏泽县一个农民家庭，这个贫困之家先后生育了七子二女。迫于生计，父亲在幼年被过继给了亲戚家。

父亲生下来就先天不足，非常瘦弱矮小，但头脑聪慧好学。幸遇菏泽六中的王鸿一老师，王鸿一是当时山东著名的教育家，菏泽六中则是全国知名的中学。由于受到王鸿一老师的厚爱与支持，父亲得以完成学业，走上了“六中—北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之路。他主张科学救国，认定祖国矿产丰富，学了矿业就可使祖国富强，从事矿业也就成了他一生的职业。

所谓“六中—北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之路，源于20世纪初，优秀学子从菏泽六中被举荐至北洋大学，在北洋大学学习成绩优异，又考取官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或国外其他学校留学。这份官费，据说是来自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除父亲之外，他的同乡朋友何思源、张含英等也是走的这条道路。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出国深造，父亲节衣缩食，用他一个人的学费再供一位同学出国求学。

得益于这样的机遇，积聚了多年的报国之志，父亲满腔热血地迈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父亲当年在北洋大学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大约1919年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注册入学。这是一所规模不大却举世闻名的矿业院校。直到1999年我到该校所在地丹佛市郊参加“计算机在矿业中应用国际会议”的时候，通过校方才查到当年父亲上学时的一些档案资料。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当年档案里有这样一段介绍：



H. J. Chang
Metal Mining
Chinese Club

Chang was born at Tsaochow, Shantung, China, and before entering the Mines attended Pei-yang University, Tientsin, China. First of all, we'll have to admit that school books seem to have a wonderful attraction for Chang, and, from the looks of his marks, we should judge that he is getting a lot of good from them. The only athletic sport that he takes any part in is "Chinese rugby" and, although we don't understand the game, it looks interesting from the sidelines.

译文:

张会若
金属采矿专业
华人学生俱乐部成员

张会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曹州，入本校前在中国天津北洋大学。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学校的图书看来对他具有神奇的吸引力，而且从他的学习成绩来看，他确实从中受益匪浅。他参加的唯一体育运动是踢毽子，虽然我们不懂这项运动，但旁观看来还挺有趣。

上面这段文字的简短描述颇为切实。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家里书橱中装满了中外典籍。他喜欢书画，从仅存的笔记里可以看到他的字迹工整秀丽，记事端详。他还启迪了女儿的艺术之路。他一生中绝少进行体育运动，我们幼时见到他唯一的表演就是踢毽子，他脚穿大棉鞋，却能灵活踢毽，时而高踢轻擗，时而转身接起。这项运动倒适合他那瘦小的身材，这里译文踢毽子就是按意推测的。

父亲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显得十分矮小瘦弱，他身高不过1.6米，体重从未超过百磅（45千克左右）。在高人如林的西方世界里，他的身材像个瘦弱的孩子，不免自惭形秽。加上美国社会有形无形的种族歧视，使他倍感压抑。

凭借着学到的知识，还有毕业后当工程师的实践历练，这个“东亚病夫”式的中国人总算在美国站住了脚。他还在美国还交过一个女朋友。

在他瘦小的身躯里，却有着一股志气，要学到知识和本领，回去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几年之后，他带着所学知识和大批书籍资料回到祖国。在他回国的行装里，没有任何美国的特产、服装，只运回了一个极重、超大的铁皮箱，里面装满有关矿业方面的书籍资料。他踌躇满志，要为贫穷的祖国开发宝藏。

前面，有许多未知数在等待着他。

大约在1925年，父亲启程回国。

父亲是一个十分腼腆的人，只知钻研专业，不善言辞。回乡时人们组织了个欢迎会，乡绅名流都来参加，会议气氛颇为隆重，会上要他讲话，他无奈地只好走上讲台，却一语未发，又从讲台另一端走了下来。

他想发挥作用，开发本国矿业，但时值乱世，哪里有人关注矿业发展？他东跑西颠却找不到职业，最后只勉强找到一项两个人共领一份薪水的技术员工作，月薪为35（ $1/2 \times 70$ ）元。

在父亲潦倒苦闷之际，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被包办婚姻。在家族隆重的聚会上，她突然“扑通”一声向家族长辈下跪，申诉要求离婚。她的父亲认为大逆不道，有辱家风，正式宣布并登报声明从此她与家族脱离关系。她随即大胆地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后来参加过“五四”运动，争取妇女的自由解放。

同是天涯沦落人，她和父亲相识后，发展成为终身伴侣。从外貌来看，父亲身材矮小，母亲高大胖壮；从性格来看，一个是含蓄内向，另一个则开朗直爽；父亲慢慢腾腾遇事不慌，而母亲则风风火火性急得很。但就是这么两个人却相处融洽，互相取长补短，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时在中国南方，孙中山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北伐。几经辗转，父亲总算在广州两广地质调查所找到了工作。大革命北伐之后，他返回山东，在山东省建设厅任职，其职务是矿业“技正”。

父亲当年从事的是从地质到采矿的技术工作，涉及煤、金、铁等矿藏，地点主要在广东、山东等省。父亲的业绩儿女并不知道多少。直到近年，才有亲友在互联网上查到 he 留下的一些文字著述。

这些著述主要有：《广东粤汉铁路沿线地质》、新发现的地层亚类及其命名并载入《中国区域地层表》、《两广地质调查报告》、《山东省煤层纪要》、《山东省矿产调查纪略》、《山东省金矿调查报告》、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任教记载等。主要合著者有冯景兰、谢家荣、朱庭祜等人，都是我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创者。这些著作发表时间在1927年到1936年大约10年之间。

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才知道他为开发国家矿业做过的一些贡献。

父母经历颠沛流离返回山东后，逐渐在济南安下了家。买了二亩地皮，父亲自己设计了一座二层西式小楼，位于院子中央。院子里种植了各色花木：松、柏、白杨、垂柳、榆树、法国梧桐等样样都种几棵；桃树、杏树、苹果树、梨树、葡萄等应有尽有；各种花卉如月季、玫瑰、芍药、牡丹等丛生在小径两侧。父母精心营造着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安乐窝。

小楼有个后门，开得矮小，走廊也很低。有位身材高大的朋友来家看望，低头走过，笑话此情景。父亲立即回答，我们家的人用不着那么高大的门廊。他却没料到，自己的儿子后来竟长到将近1.8米的大个子。

遗憾的是，父亲精心培育的田园式天伦之乐没能维持多久，即被两件事击碎了：一件是日寇侵占济南；另一件则是他身体的衰弱与疾病。



父母家照



父亲与儿女

他得了肺结核，这在当年是不治之症，后来西方有了链霉素、雷米封等特效药，却因世界大战未能惠及东方。八年抗战期间，日伪政权曾多次威胁利诱，让他答应出山开矿，他却始终拒绝为日伪效力。为此父亲曾被日本宪兵队拘禁，病体备受折磨。

我的父亲虽然体弱多病，晚年又卧床养病多年，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他熟知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的标准和成绩，并根据新的进展统计体育记录，积累成厚厚的体育成绩记录册。这或许是出于他意识到，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自己也是一个“东亚病夫”，才在心底有一种强烈愿望，想让国家发展体育，改善国人体质，一扫“东亚病夫”之羞辱。

他的梦想是：改变一贫二弱的中国人的生活。在卧病多年的病床上，他常常抱着两本大图册：一本是中国地图册，上面注满各地的煤、铁、铜、金等矿产资源；另一本是当时全国运动会的画册，以及自己抄写的世界和中国体育运动成绩记录。他时刻向往着开发祖国矿藏，发展华夏体育。

这位老“东亚病夫”只活到49岁，于抗战胜利前夕，撒下爱妻子女，带着壮志未酬之憾，告别了人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要有一个孩子继承父业，为国开矿。他的儿子后来果然终生从事了矿业开发。

这真是：壮志未酬身先去，常使家人泪满襟。

2 一个瘦弱的孩子

我在1934年秋天出生，刚生下来的时候白白胖胖，惹人喜爱，被称做“银娃娃”。从此父母已儿女双全。

由于父亲常年卧病，家里对儿子格外小心，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亲生母亲，一个是姨妈）精心呵护，双倍娇惯。

常言道，“欲得小儿安，耐得三分饥和寒”。而这个孩子正好相反，常吃得过多导致肠胃不适，穿得过暖反而感冒不断。冬天戴上厚帽子捂住耳朵，一旦露出来就冻伤，结果两耳都“镶”上了黑边（血痂）。

家里父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女也都用功读书。我在小学里学习成绩总是班上第一名。父母每学期为子女各照一张相片，写出孩子半年来的表现，附上各科学业成绩及操行记录。至今再看这些记录，更深深感受到父母对子女深深的爱护与期待。

因为父亲生肺病，也常请孙医生给儿子做透视，透视结果屡现阴影。这样一来，父母紧张之下更不敢让儿子摔打成长。我从幼儿园直接上小学二年级，体弱不适、头痛脑热是常有的事。到上五年级时只好休学一年，天天玩耍，才有所好转。

我体力弱，性格也内向，这些可能都有父亲的遗传因素。我不会和男孩子们一起跑跳，更不敢淘气。常常不作声地跟在大我两岁的姐姐后面，或者一个人钻到角落里看故事书，默默背诵《隋唐演义》里天下18条好汉的名字，或者《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座次。

在姐姐同学的眼里，这个懦弱的弟弟是姐姐的“小尾巴”，风吹会倒，动不动就生病。以致在多年之后，姐姐的同学吴某对姐姐说，“我不敢问到你弟弟，怕已经早就夭折了”。

当年我看到别的孩子体育运动好，也很羡慕。济南市开运动会，我早早起来带上干粮和水，一看一整天，津津有味。但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行。

我那时候头脑较灵活，手脚却笨拙。父母给买来了皮球，开始学拍球，一拍球就跑，从只拍第一下到会拍第二下，花费了很长时间。好在还有毅力，许久之后终于可以灵活地拍皮球，并为日后练习篮球和排球积累了兴趣与技能。



姐姐和我

3 国难当头，国耻难忘

芦沟桥的枪炮轰鸣，震撼了华夏广袤的土地，从繁华城市到穷乡僻壤，全都感受到亡国灭族的威胁。由于父亲当时已经生病，未能随同许多亲戚朋友撤退到后方，无奈成为日寇殖民统治下的百姓。这就是我的童年时代。

“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南下入侵山东，轰炸济南。我们全家曾去博山亲戚家避难。幼儿记忆中仅存的印象是，姐姐和我常常躲在一张桌子底下，以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我的大堂哥就在博山被日本飞机当街炸死了。

和沦陷区的老百姓一样，我也成了一个小亡国奴，在济南度过了那令人没齿难忘的八年。

那时我在济南女师附小上小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小学，离我家不近，每天来回走读。每天上学途中要经过日本兵的岗哨。比如齐鲁医院等一些机关单位都设岗，规定行人路过必须向日兵岗哨敬礼，小学生也不例外，我们虽然极不情愿，但在日寇淫威之下，只好天天向他们鞠躬，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屈辱无奈的种子。

对于小学时同学的名字面貌，现在多已淡忘了，但他们衣着褴褛、食不果腹的可怜形象却铭刻在心。每天早上，孩子们拿一点干粮去学校上课，那些干粮可谓“五光十色”，能吃上玉米面或高粱面饼子的算生活好的人家，许多孩子只能捏着一小块花生饼或豆饼（榨花生油或豆油剩下的渣块）充饥，甚至吃橡子面做的窝窝头，据说吃了橡子面拉不出屎来。这些食物的颜色，用“红、黄、绿、白、黑”五色来描述都嫌不全，其味道也五味杂陈，令人唏嘘。相比之下，日伪官兵家里吃着大米白面，对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那时孩子们接受着奴化教育，不让他们懂得祖国为何物，天天大讲“大东亚共荣圈”，报纸上称英、美等国为（英、美二字各加犬字旁）。小学生被强制学日语，父母告诉姐姐和我，别的课你们一定要学好，唯独日语只要考60分及格就行了，这样下来，学了几年日语，后来很快就忘了。

当时家里有台旧式收音机。从收音机里除了听到宣扬“大东亚圣战”耀武扬威的噪音外，印象最深的是常常听到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日伪电台女播音员发出款款温柔的声音，歌曲唱着妓女式的音调：“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还夹杂着嫖客之流的“来！来！来！”等粗野的叫声。当时，父辈人认定这是靡靡之音，是日寇消磨国人斗志的迷魂汤，它也像尖刀一样插在了我幼小的心脏上。

时隔多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才又听到“何日君再来”的歌声，并有人为这首歌作出解释。但少年亡国的切肤之痛感，是永难磨灭的。

无独有偶，还有一首歌也从小到大萦绕我心，那就是《卖花姑娘》，幼时听到这首曲调，感到穷家孩子凄凉可怜，多年后才得知是朝鲜歌曲，尤其唱到“失去祖国的人们啊，享受不到春天的温暖”，我总是凄然泪下，无法抑制。朝鲜和中国一样，饱尝了被日寇侵占的悲惨滋味。

日伪占领后期，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他是我的一位表舅。来家以后，家人忙把房屋门窗关闭严实，好在我家住的是一个独立院落，房屋又在院子中间。当时全家老小齐聚一室，听这位舅舅讲外面的见闻。他说些什么，童年的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他哼唱了几首歌，却在我心中萦绕多年。记得他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又唱了《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他还唱了《新四军军歌》。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位舅舅和他的哥哥都是当年大学生，为抗日救亡奔赴延安，后到新四军。这位舅舅做宣传工作，人长得俊秀，歌喉高亢激昂。虽然当时他不敢尽情放歌，但我的幼小心灵已接受了抗战歌曲的启蒙洗礼。

他的哥哥，即我的另外一位表舅，也颇有艺术才能。他在20世纪30年代画了许多钢笔漫画，多是抗日救亡主题，很是精彩。装订成册后留在我家，家中密藏不宣，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又拿出来。这本漫画册也成了我姐姐学艺术的启蒙教材。

抗战胜利后，我上了济南中学，它相当于后来的省重点学校。初中生活里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课老师，他着破旧长衫，身躯伟岸而瘦削，平头秃顶，长方大脸，典型北方大汉形象。他一次次讲着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俄璦琿条约、中日甲午海战，一直到八国联军屠杀北京城……；他深情地追述着种种往事，爱国将士如何悲壮殉国，起义百姓如何迎敌牺牲，清朝政府如何屈辱求和，签订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卖国条约；近百年历史记录了我们永远的国耻。这位可敬的老师，虽然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但他那种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发自肺腑的雪耻呼吁，令我终生难忘。

4 懦弱的初中生

我上初中时，正值内战，时局动荡混乱。社会上自然满目疮痍，校园里也不得安宁。

那时校园内外流氓横行，欺压弱小。常常看到街头有“歪戴帽子邪棱眼”，穿着一尺二寸宽裤脚的短肥裤子，硬帽沿折成W形的恶少，济南话云“闯流氓”者是也。素不相识，看着你不顺眼就上来找茬，轻则挨骂，重则拳脚相加，打你个鼻青脸肿。

在学校里也常常受到高大同学的欺凌，我身体发育很晚，像个女孩，性格又十分柔弱。受到别人的戏弄与欺侮，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饶，甚至有时向同学表示，可怜可怜我这个无父的孤儿吧。事后想起来，自己太没出息，太懦弱了。



上初中时照片

除了学习成绩仍然保持优良以外，在校园里没有什么乐趣，日日生活在压抑与恐慌之中。周末来临，在家看看故事书，暂时进入梦幻世界。次日又要上学了，令年少的我不胜惆怅，视上学为畏途。

我仍很内向，很少与人交往，脑子却不闲着，一会儿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定理，一会儿又为自己不能为家庭、为母亲的困难处境出力而自责。

当时通读了《水浒传》，受到草莽英雄们的感染，但我觉得这些人身强力壮，胆量过人，才能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作为，自己则天生不是这种材料，只好安心于郁闷受气的状态。

5 阳光初浴

天亮了！解放了！

我对解放的感受，是先从自身学习环境的改变中体验到的。当时社会上打击黑恶势力，取缔了吸毒、嫖娼，中学里再也看不到流氓横行。除了读书之外，新社会的健康氛围时时熏陶着阳光少年们。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无不震撼着少年们。大批青少年读物纷纷出版，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小说，像《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全神投入，仿佛就置身在那些传奇人物中间，憧憬着抗战英雄和革命志士的生活，同时也觉得生不逢时，未能参加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爆发出新生祖国第一声最强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虽年少，但亲历过日寇的侵略统治，背负着百年的国耻，加之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逐渐懂得了这句震天动地的话语所包含的深意，祖国终于独立，将要走向富强。

我原本瘦弱，发育又晚，上高中了，个子仍比较矮小，坐在教室第一排座位上，还是孩子样，孩子腔。有一次上音乐课练唱歌，音乐老师说，男生队伍里有个女声，到女生队伍里来吧。说得我满脸通红，十分尴尬。当时我恨不能立刻长成男子汉，做时代的闯将，为祖国建功。

有一家健生体育用品社租住了我家房子办工厂。七八个工人都很年轻，来自山东农村，除了天天出大力气缝制篮球、排球以外，他们自己也玩球。我在工人群里显得矮小，却把学校里学得的篮球知识告诉工人们，组织他们成立了篮球队，在自家院里利用一棵树的枝桠装上篮框，作为篮球架，天天可以在休息时间练球。工人们有了业余活动，也与邻近球队赛球，在这过程中，我也跟着球队晒黑了，长高了。

高中我是在三中上的，这也是一所老名校。三中擅长体育，尤其我所在的高四届二班，运动成绩出色，有几名学生日后成了国家级运动员，还打破过国家纪录，如刘成邦、高伟等人，为我们所崇拜。

小个子的我，自然只是运动会上摇旗呐喊的角色。但在这种体育环境熏陶之下，也从零开始，跑跳起来。看到撑杆跳高很有趣，就和几个小同学一起学练撑杆跳，用一节树干学会了一撑上墙，后来还参加了运动会。我的弹跳力还可以，到高三时，借来钉鞋在体育场练习剪式跳高，可达到1.4米。有时被划破了手腕，流血不止，但仍兴致盎然。

整个高中时代，我变了一个人，从文弱内向的可怜男孩，走向逐步强壮、独立的阳光青年。

6 大学生“筷子”

要参加高考了。我本喜欢数学，曾想在数学的仙境里遨游一番，但时势使我改变了志向。当时国家正着手经济建设，在《中国青年报》上号召青年学生报考采矿、地质类专业；碰巧济南市有个采矿工业展览，介绍石油开采过程，我去看了以后，对之非常感兴趣。就这样，我当年报考的志愿是：



我和国桢，像不像高中生？



我跟着球队晒黑了，长高了（右3）